

我们终于到了清华园

○ 冒鸿章（1949机械）

每当回忆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校歌，就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歌中最后两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表达了我们对抗战必胜、失地必然光复的坚定信心。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驱除仇寇收复失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了迁移委员会，规定本校学生依各自志愿分至平津三校肄业，我们工学院的学生都自愿进入了清华大学。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昆明新校舍图书馆举行了结业典礼。

5月10日，我们约200多名同学乘坐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出的七辆卡车，从昆明小西门外潘家湾操场出发了。当时潘家湾操场人头攒动、情绪沸腾。操场上满是北上复员的同学以及来为他们送行的家人、朋友和留校尚未成行的同学。西南联大的很多学生都是在战火中仓促离开家乡、亲人来昆明求学的，今天，积压多年的乡愁、思念、牵挂终于释放出来了，他们的心情真是无比的兴奋。就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云南同学，能够走出大山看看长江、黄河、华北大平原，也算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更别说我们是去古都北京，到闻名遐迩的清华大学念书了。当父亲噙着眼泪与我道别时，

我安慰他别难过，说毕业之后一定会回来看他。

上午9时，七辆卡车准时出发，每车乘30人。我们把各自的行李卷整齐地放在车厢里当座位，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欢乐，心里充满了希望。汽车出发后两小时，一阵暴雨不期而至，浇得我们从头湿到脚。所幸时间不长，20分钟后卡车走出了雨区。不过雨水没有浇灭我们愉快的心情，有位同学戏谑道：“今天是个大好日子，云南省‘龙’主席来给我们送行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由云南经贵州、湘西到长沙的公路等级很低，大部分是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而行。尤其是云贵公路坡陡、路窄，翻车出事的很多。有时候早上出发，仅仅翻越一



1989年校庆，在北大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前留影。前排左起：李方训、任华、沈汝九，后排左起：冒鸿章、范承义

座大山就到傍晚该歇宿的时候了。救济总署的这些司机都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他们曾负责将联合国援助中国的物资由印度运到重庆，经常走这些山路。他们在运送物资时，会顺便从印度带回黄金或奢侈品等走私品贩卖，因此都发了财，很有钱。他们生活糜烂，白天开车，晚上便打麻将、嫖妓，不好好休息。有一天，我们前面的一辆车由于司机精神不集中，卡车的三个轮子在路上，左前轮已经开到悬崖之外，吓了我们一大跳。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十几位同学将正在喝酒的司机们围住，严肃地说：“今后，你们晚上必须好好休息，白天小心谨慎开车，把我们安全地送到长沙，万一出了事，你们谁也逃脱不了干系。”他们见我们不是普通的“黄鱼客”，都是年轻气盛的学生，且人数众多，只能唯唯诺诺地点头应承。

到达长沙之后，一部分同学便离开队伍分散各地探亲去了。西南联大迁移委员会在长沙、汉口、上海、天津等车船转移的地方，都指派专人负责北上学生的食宿及交通。在长沙，我们住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两三天后便搭乘一艘小火轮穿越洞庭湖到达武汉。

在武汉，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山公园的一个礼堂里，我们打开铺盖卷，席地而卧。没有食堂，每天发给我们三张饭票，可以执票到武汉市的任何一家饭店吃一顿便饭。由于饭票的价值不高，我们到当地的大饭店吃饭，虽然没有被拒绝，但并没受到热情接待。此后，我们都到中小型的饭店吃饭。6月的武汉气温已经很高了，有时候夜里热得睡不着觉，我们四五个人便偷偷跑到公园的游泳池泡水乘凉。为了

等去上海的船，我们在汉口住了近半个月，白天我们经常过江到黄鹤楼欣赏东流的长江水以及过往船只，晚饭后就坐在沿江的大堤上乘凉。

有一天，我们四五个同学过江到闻名遐迩的武汉大学参观。武汉大学的校舍沿珞珈山麓往上修建，十分雄伟壮观。由于是暑期，教室的门都锁着，没法进去参观。6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有一艘美国登陆艇要去上海，安排我们乘这艘船去上海。由于船上没有餐厅，我们只能自带干粮，于是每个人发了六个大面包、两罐西红柿黄豆酱，这都是美军的剩余物资。我们吃了五天的面包，船到南京说另有任务，登陆艇不走了。于是我们上岸，在下关车站换乘一列火车的平板货车去上海。平板车四周没有遮拦，为了防止掉下车，我们只好将行李一长条地堆放在中间，大家背靠背地坐在行李上，所幸列车不快，我们平安地抵达了上海。

到上海后，我们住在一个中学的教室里，等船北上。我们步行到徐家汇，参观闻名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园整洁优雅，但暑假期间教室堂馆都不开门，也看不到几个人。我们走得很累，只好坐在树荫下的一片草地上休息，玩桥牌。没想到，我们玩得正高兴时，身后忽然冒出来一个穿长衫的交大职员，一把将我们的牌夺走，说：“不许在这里赌钱！”我们向他解释桥牌是一种高雅的娱乐，并非赌钱，他不理不听，径直向他办公室走去。两位同学不停地向他解释，说我们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上海等船到北大、清华去复学，今天是到贵校来参观的，最后他把牌还给了我们。

□ 联大春秋

我少年时代不知道有南京、北京，只知道有上海，因为家里所用的暖瓶、电灯泡、花布都是上海生产的。上海是个五光十色、绚丽迷人的花花世界，我们在上海曾结伴去过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但是我们这些穷学生囊中羞涩，什么也没买。我们还到黄浦江边的外滩瞻仰了那些用大石块砌成的富丽壮观的大厦，当时许多外国银行都在里面。在我们眼里，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都是用中国人民的财富和血汗堆砌起来的，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铁证。

我们在上海大约住了十天，又接到通知，有一艘货轮将由上海开往天津。至此，从昆明一同出发的人有一大半已回家探亲去了，剩下的人又登上了这艘货轮继续北上。

货船没有客舱，也没有饭厅，我们只能将行李卷打开，铺在甲板上休息。伙食是每人三个面包、一筒西红柿黄豆酱。两天后，货轮沿着东海岸绕过胶东半岛，到达天津。南开大学有车来接南开的同学，剩下的人在当天仍旧搭平板货车到达北京站。有几辆大卡车将我们带到宣武门附近的国会大厦（即袁世凯当总统时的国会，50年代改建为新华通讯社）。因为日军曾将清华园当作兵营，教室、宿舍破坏严重，正在修缮，我们只能暂时住在此地。我们把议员的大桌子当床，将行李卷铺在上面；这里已经有了食堂，伙食是联大迁移委员会提供的，生活也比沿途安定了许多。此时已到7月下旬，北京的天气很热，我们在国会街一直住到9月下旬。在这段时间里，北大的同学也迁回北大三院的宿舍了。另外，清华的一些回家探亲的

同学也陆续来到北京准备到校报到，他们来了也住在这里。我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一路辛苦，但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一直到9月下旬的一天，学校安排了十几辆卡车将我们接回清华园。在此，我只能依稀回忆当时的盛况。汽车在二校门外停下，有人组织我们在此集中等待，大概要举行一个入园仪式。不久霍秉权、钱伟长先生等十多位负责人由园内走出来，霍先生走到一个高台上向我们讲话。霍先生首先是代表学校对我们这些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入清华的学生表示欢迎，然后讲到这八年来，日军占领北平后把清华的校舍当作兵营，宿舍、教室都成了士兵的住所，体育馆变成了他们的马厩，学校被破坏得很严重。从今年5月份到现在，修缮工作初步完成，具备了开学的条件。他又说，清华是一所有数十年光荣历史的大学，希望大家进校后要遵守校规，爱护学校的各种设施、设备，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他讲到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到清华为大家创造了优良的学习条件，读书环境是西南联大无可比拟的，希望大家进校后更要发奋自强，努力学习，将来为建设国家做出贡献，等等。最后，霍先生还交给了我们两件事：一是我们的校名是清华大学，在校外别人问你在何处学习，你不能说我在“清大”，只能回答我在“清华”，不能像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一样地简称“北大”、“师大”；其次，告诉我们大礼堂前那块碧绿的草地是人工精心培育的，陪衬周围的建筑，大家不要践踏草坪，也不要穿越草坪，只能绕着周边的道路走。霍先生讲

完话，斋务股一位先生宣布：“学生宿舍三人一间，大家自由组合，到我这里来领钥匙。”

我与张士奇、赵世昌三人组合，领了新斋218号的钥匙。进入宿舍，看到窗明几净，十分整洁幽静。房间里有三张单人床，三张小桌，还有一间储藏室供我们放置杂物，我们都十分满意和高兴。放下行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看富丽堂皇、庄严肃穆的大礼堂，以及宽大明亮的图书馆，宏伟的建筑、优越的条件让我们觉得十分幸福。我们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才不辜负学校和祖国对我们的希望。

1946年10月10日，在大礼堂，梅贻琦

校长主持了新学年的开学仪式。在这之后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在各位严师的教导下，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理工的实践经验，终生受益匪浅。

我在新斋218号住了3年，对此屋感情深厚，每次返校都要找机会再去看看，会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默默回忆在这里度过的三年幸福、愉快的生活。今天，我们都到了耄耋之年，2009年筹备机械系1949级毕业60周年纪念会时，通过多方联系，只找到十几个人。4月27日开会那天，实际到会的除我之外只有林宗棠、吴明昌、李有章三人，其他人或在外地，或年老体弱行动不便，都未能参加，不禁使人感叹时光易逝，生命短暂！

2010年9月10日

缅怀联大的学习与从军岁月

○王忠诗（1944地质）

我小时在菲律宾接受中小学教育，深受美国现代文化的熏陶，但也遭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陷，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从此我心中萌生对日寇的仇恨。自“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地华侨和社团同胞同仇敌忾，菲律宾华侨得天独厚，可以公开宣传活动，报导国内战况；各界华侨随即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组织，统筹筹募抗敌捐款、宣传抗日活动和资助一些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尤其店员工会、侨校学生一直站在最前列，我作为一个侨生，每日都为抗敌后援工作尽力。

1940年初夏我高中毕业，我心中多么



王忠诗学长

希望回国参战或升读大学。但是祖国半壁河山已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它到处奸淫烧